

# 體制內抵抗： 滿洲國統治之下的秘密反日活動

朴 宣 泠\*

## 摘 要

自 1931 年日本侵略中國東北後，滿洲國統治下的部分東北民眾，出於生活上的壓力，不得不謀求合法的職業，這些並不能歸類於積極的抵抗或合作者。不過他們的內心深處並沒有認同滿洲國的理念。他們為了實現反滿抗日的目標，在滿洲國體制之內形成秘密組織而繼續抵抗。對此，本文名之為「體制內抵抗」。為了解釋體制內抵抗，本文採用曾親身參加秘密活動的主要人物之口述歷史、法院的口供、國民黨的檔案以及日本的各種報告與情報資料，剖析滿洲國的統治之下，國民黨與知識青年以及社會人士所扮演的角色，並試圖對這些活動作一比較客觀的評價。

**關鍵詞：**滿洲國、抗日、真勇社、羅大愚、12.30 事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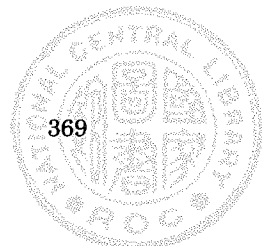
## 一、序 論

1931 年九一八事變，日本入侵東北，同年年底已經占領了其大部分地區，隨著日本侵略的擴大，東北地區的中國民眾自發地開展了抗日運動。1932 年成立 1945 年解體的滿洲國，表面上是由中國人所構成的政府，但實際上是日本所控制的。

以往對滿洲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東北民眾怎樣自發地組

---

\* 作者係韓國浦項工科大学人文社會學部東洋史教授。



織起來，進行公開的武裝抗日活動，即研究重點放在抵抗勢力方面；二是滿洲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以此了解日本的統治及漢奸勢力的活動等，即研究重點放在滿洲國的合作勢力。

東北民衆對日本占領的反應，如果只區分爲不是抵抗就是合作，未免失之於簡略，無法照顧到歷史的全面性。因爲從歷史上來看，在當時的滿洲國內，有很多民衆出於生活上的壓力，不得不謀求合法的職業，這些並不能歸於積極的抵抗者，但他們的內心深處並沒有認同滿洲國的理念，他們雖然沒有走上公開武裝抗日的道路，但這不等於沒有採取其他的反抗手段。他們爲了實現反滿抗日的目標，在滿洲國體制內形成秘密組織而繼續抵抗。對此，本文名之爲體制內的抵抗勢力。在滿洲國的體制之下走上此方向而組織反抗活動的，主要有國民黨的秘密組織與知識分子所組織的讀書會等。

關於滿洲國體制內的抵抗勢力在以往的研究中不夠受重視，僅側重於個別研究，例如關於滿洲事變以前東北的國民黨活動，日本學者尾形洋一有所研究，<sup>1</sup>滿洲事變後的活動，則有山口和子以羅大愚爲中心所做的東北地下工作計畫以及對抗戰團體「覺覺團」的研究。<sup>2</sup>另外還有何仲力與鄭新衡關於1941年「12.30事件」與國民黨關係的考證研究等。<sup>3</sup>不過上述這些研究都屬於個別研究，其對於滿洲國地區秘密反日活動的宏觀面關心甚少，只有高純淑研究了九一八事變後中國國民黨的東北黨務，但此文主要是說明國民黨東北黨務結構的變化，並沒有深入研究黨務活動與反滿勢力有何聯繫及其意義。<sup>4</sup>所以，進一步從整體上把握滿洲國境內的體制內抵抗活動，是本文所要完成的任務。

爲了解釋體制內抵抗活動，本文將從兩個方面展開討論，首先說明國民黨的東北黨務活動是怎麼樣展開的，這些活動對於體制內的抵抗又產生了什麼

- 1 尾形洋一，〈易幟後的東北に於ける國民黨活動に就て〉，《史觀》，第91冊（1975.3），頁56-64。
- 2 山口和子，〈反滿抗日運動について〉，《中國關係論說資料》，19號4分冊下（1983），頁202-211；山口和子，〈覺覺團關する一考察〉，《中國關係論說資料》，28號4分冊上（1986），頁156-166。
- 3 何仲力，〈東北「12.30」事件與國民黨的關係〉，《東北地方史研究》，1989：2，頁59-65；鄭新衡，〈12.30事件始末〉（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6），頁359-385。
- 4 高純淑，〈九一八事變後中國國民黨的東北黨務〉，國史館編，《中華民國史專題論文集第一討論會》（臺北：國史館，1992），頁635-644。



樣的影響，然後具體分析東北地區或在日本的中國學生與社會人士組成的秘密團體的抵抗活動。儘管這些團體的很多活動與國民黨沒有直接的聯繫，但可以說它們基本上是在國民黨影響下活動的。此外還要分析滿洲國的軍隊以及情報組織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並試圖對這些活動作一比較客觀的評價。

本文所採用的主要資料是當時親身參加秘密活動的主要人物之口述歷史、法院的口供、國民黨的檔案以及日本的各種報告與情報資料等。由於這些活動屬秘密性質，留下的文字資料很少，因此，當事人的口述歷史資料具有非常重要的價值。本文的意義在於首次探討關於滿洲國體制內的抵抗組織與其活動內容。雖然由於部分資料的缺乏使某些部分無法明確的說明和分析，不過還是能夠勾勒出滿洲國體制內抵抗勢力的整個畫面，因此可提供關於滿洲國統治時期的歷史深一層了解。

## 二、體制內抵抗的涵義

所謂體制內抵抗這個詞彙是較陌生的。對於在敵占區的活動，以往一般使用諸如秘密活動、地下活動、敵後活動等等，本文特地要用體制內抵抗用語，是因為考慮到這樣的描述較容易概括本文所要解釋的內容。體制內抵抗的活動性質是秘密性、地下性的，僅看其活動性質與一般所說的秘密地下活動沒有很大的差別，不過本文內所說的體制內抵抗，要強調的是不僅活動性質上具秘密性和地下性，而且有非常明確的活動對象與目標。顧名思義，體制內抵抗存在於軍隊、教育部門、行政部門等各種機關裏，是由不願成為滿洲國國民並具有抵抗意識者所組成的團體，它的最終目的是從內部推翻滿洲國，將日本侵略勢力從東北趕出去。參加者不局限於某個特定地域、特定階層的人士，它涵蓋了整個東北地區以及大部分的階層，由於日本帝國主義的嚴密控制，這一活動在現行體制之內只能秘密進行。

體制內的抵抗，起主導作用的是國民黨勢力。從表面上看國民黨勢力與滿洲國體制內抵抗勢力是不應相提並論的。因為九一八事變後國民政府喪失了東北地區，日本勢力在東北地區建立了滿洲國，因此中國形成了中華民國與滿洲國對抗局面。那麼，在如此環境之下的國民黨怎麼能夠在滿洲國體制內的抵抗勢力中起主導作用呢？九一八事變後，雖然國民政府不鼓勵在滿洲



國內實行公開的抵抗活動，但暗地裏卻支持各種抗日勢力，即通過其在東北黨務部門，培養多種人才，展開秘密的抗日活動。因此在國民黨的領導與影響之下，從事體制內抵抗活動的組織較多。

那麼，體制內抵抗勢力為何成爲秘密地下組織呢？其原因需要加以說明。其一是，1931年日本侵占東北後，衆多民衆起來武力抵抗，不過因爲日本殘酷鎮壓各種抵抗運動，公開的武裝抗日勢力遂受到了很大的挫折，因之逐年減少了參加抗日活動的總人數。<sup>5</sup>再加上1933年日本與國民政府簽訂了「塘沽協定」後，使很多民衆喪失了鬥志。在這種情況下，人們了解到公開的抗日鬥爭顯然有它的局限性，乃試圖逐漸改變抵抗方式，發展成體制內抵抗。

另一方面，則是因爲自1937年七七事變之後，中國展開了抵抗日本的全面抗戰，被占領區的很多地方，都成立了秘密組織，頻繁地活動，使東北青年受到了很大的鼓舞，因而產生了長期計畫，欲從內部來抵抗日本與滿洲國的統治。這些秘密組織的活動特徵爲：自覺人士以讀書會的形式作爲秘密團體活動後，與國民黨或共產黨的勢力相結合。從國民政府的角度來看，它只是整個抗戰計畫中的一環而已。國民黨東北黨務部門對於這些組織給予了人力與物力的支持，盡量把所有的秘密抗日組織結合，企圖從內部瓦解滿洲國。當然由於經費不充分，大部分經費要靠各組織自力更生。

國民黨在東北地區組織的體制內抵抗活動，在1938年以後走向具體實施，這時國民黨培養的各種地下活動人才從日本回到東北，開展各種抵抗活動。對此日本政府的檔案資料也有記載：「當時國民黨東北黨務辦事處，爲了顛覆滿洲國的秩序，確實進行了積極的活動，做了大量的工作。」<sup>6</sup>體制內的抵抗在各地、各類學校、各種機關中，凡有知識青年聚集的地方，就先後不一、數量不等地出現以老同學、小同鄉、知心朋友爲形式的秘密傳閱違禁圖書，議論時事，甚至探討反滿抗日問題的小組。它是日本帝國主義在東北地區進行殖民統治所產生的異化物，也是新的抗日力量。它的發展在各種有

5 淺田喬二，《日本帝國主義下の民族革命運動》（東京：未來社，1978），頁434，此處對反滿抗日勢力的評價雖然很低，但是大體可以看出整個趨勢。1931年是220,000名，1934年是63,300名，1937年是14,900名，1940年是1,930名。

6 吉林省公安廳公安史研究室，東北淪陷14年史吉林編寫組編譯，《滿洲國警察史》（長春：吉林省內部資料，1990），頁345。



利條件的配合下，迅速擴大，從無到有，從小到大，漸漸成長。<sup>7</sup>

1931 年到 1945 年的抵抗活動，若按時間的變化來考慮，在東北公開武裝抗日的共產黨勢力逐漸減少時，以國民黨為中心的體制內的抵抗勢力卻更積極地活動。因此東北地區的反滿抗日，可以說是國民黨與共產黨的「沒有協議的合作品」。兩黨雖沒有商量過各自的活動方向，但共產黨主要傾向於公開的武裝抗日活動，國民黨則傾向於秘密反日活動；不論是公開或秘密的活動，兩黨人員都參與了其活動，而且某些東北地區的秘密活動無法確定是由國民黨或共產黨所主導的。1936 年發生的安東事件是由體育協會的會員所策劃的，牽涉到教育界的衆多人士。<sup>8</sup>對這件事情有兩種說法，國民黨認為是與其黨務有關，但是日本憲兵隊卻把它界定為，在東北地區第一次破獲共產黨的地下秘密組織活動。<sup>9</sup>

因此本文想要探討為何東北人不顧危險地參加秘密反日活動。他們加入秘密活動的原因各有不同，據親自參與過秘密活動的梁肅戎說，大體上是因為受到日本人以及在滿洲國掌權人的欺負，使東北地區的人們有「三等公民」的感受，這些不愉快的經驗引發民族主義，促使許多東北年輕人參加地下抗日工作。<sup>10</sup>筆者認為體制內抵抗應說明為在歷史獨特的時間與空間中，東北人為了尋求自我認同感的一種鬥爭精神的展現。

### 三、國民黨與秘密反日活動

#### (一) 國民黨東北黨務活動的變遷

7 鄭新衡，《12.30 事件始末》，頁 23-24。

8 栗直，〈東北淪陷期間國民黨黨務工作輯要〉，《抗日救亡》（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偽滿史料叢書），頁 697；歐陽孚、李超，〈嫩水滔滔緬英錄：記原黑龍江省教育廳長王賓章〉，《黑龍江文史資料：國民黨在黑龍江》28 輯（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9），頁 76；王賢章，〈我所知道的「安東事件」始末〉、「七、安東教育慘案」，《偽滿文化》（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偽滿史料叢書），頁 527-278。

9 〈齊藤美夫筆供〉（1954 年 8 月 20 日）；〈宇津水孟雄口供〉（1954 年 9 月 10 日）；〈土屋芳雄口供〉（1954 年 9 月 5 日）；〈偽中央警務統制委員會第二次會議紀要〉（1936 年 7 月 6 日，中警委第 186 號），中央檔案館等編，《東北歷次大慘案》（北京：中華書局，1989，以下簡稱《檔案》），頁 31、33、44。

10 梁肅戎，《大是大非：梁肅戎回憶錄》（臺北：天下文化出版公司，1995），頁 23。



國民黨在東北地區公開進行黨務活動不到兩年，日本就發動了九一八事變。事變發生之後，國民黨當局一面暗地裏組織各種抵抗勢力，一面向東北各縣派遣地下工作人員。<sup>11</sup>但是由於國民黨政府提出了不抵抗的口號，所以無法積極組織公開的抗日活動，很多國民黨員不得不向關內撤退。<sup>12</sup>而且，由於日本的侵略，東北地區的黨務活動也受到嚴重影響，難以展開工作，不少黨務工作者也只好撤往關內。根據形勢的變化，1932年國民黨在北平成立了東北各省市黨務執行委員會辦事處。<sup>13</sup>

留下來的部分國民黨勢力參與了實質性的抵抗活動。<sup>14</sup>他們同國民黨政府聯繫比較緊密，其活動也大體上依照國民黨的方針進行，在國民黨政府許可的範圍內發展自己的組織。國民政府雖然對於他們具體的活動難以進行直接的指導，但是從財政及人員等方面則予以積極的支持。<sup>15</sup>

1933年5月「塘沽協定」簽訂之後，<sup>16</sup>北平的東北黨務辦事處依據協定無法在平津地區公開活動，只好遷往南京，1934年其黨務工作交由東北反滿抗日協會（東北協會）辦理。<sup>17</sup>它以民衆團體的名義，從事對外聯絡，任務

- 
- 11 辛培林，〈臺灣《東北文獻》摘編〉，《黑龍江文史資料：國民黨在黑龍江》28輯，頁14。
- 12 同註1，頁64。
- 13 國立東北大學，《東北要覽》（1944），頁133；姚彭齡，〈東北黨務活動簡介〉，《山高水長》4集（臺中：東北抗日五二三蒙難五十週年紀念籌備會，1995），頁101；王良，〈東北易幟後的黨務工作與民衆運動〉，《東北文獻》，10-11卷（1980），頁20。
- 14 劉心皇，《東北英豪：朱霽青傳》（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86）；王良，同註13，頁20。
- 15 九一八事變以後國民黨對抗日活動的支援，根據遼寧省檔案館，JD14-2-72，《熱警情秘第60號》，康得元年5月16日熱河省警備司令部；遼寧省檔案館，JD14-2-72，1934年7月7日；日本外務省外交資料館，D-2-3-0-17，《間島及滿鮮接壤地方治安情況報告雜纂》，1934年；日本外務省外交資料館，A-1-1-0-21-5，《滿洲事變排日排貨關係》（一般），第24卷，《行政院密令字型大小第4852號》，1931年9月25日，院長蔣中正；陸軍省調查班，《昭和七年八月以降滿洲掃匪治安狀態》，1933年2月等；國民政府對抗日活動的各種支援內容可以參考朴宜冷，〈東北義勇軍與國民政府〉，《東北抗日義勇軍》（北京：中國友誼出版公司，1998）；沈雲龍等訪問，《齊世英先生訪問記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頁167-168；同註11，頁18。
- 16 錢俊瑞等，《救亡手冊》（上海：生活書店，1938），頁191-192。1933年5月31日，中國代表熊斌與日本代表岡村締結了這一協定。主要內容是中國軍隊必須撤到萬里長城以南地方。
- 17 姚彭齡，〈東北黨務活動簡介〉，頁101。



是團結全國的抗日人士，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方面秘密地從事抗日活動。<sup>18</sup> 另外調度從國內外募集到的抗日基金，秘密地策動東北地區的抗日組織。<sup>19</sup> 此外，東北黨務辦事處南遷後，諸如「遼吉黑熱各省黨部」、「鐵路黨部」、「蒙旗黨部」、「三民主義青年團」、「救國會」、「調查室」、「交通站」等國民黨機關也分擔了一些工作。<sup>20</sup> 這些工作當然都是秘密的，需要小心謹慎。<sup>21</sup> 他們也經常派員前往東北，然後將所調查到的情報報告給國民黨政府。<sup>22</sup>

由於不斷派員前往東北地區，吸收培養了大量同志，東北黨務活動開始出現復興的局面，黨務活動也逐步走向正軌。所以，儘管關內地區的東北黨務活動，隨著活動據點的經常變化，具體從事活動的機關也有所變化，但積極支持抗日活動的目標則始終如一。以下要進一步考察他們的活動方針在東北地區怎樣具體實施，同時他們又是如何成爲東北地區體制內抵抗活動之堅強後盾。

## (二) 國民黨在東北的活動與其意義

在關內建立的東北黨務事務室積極展開活動的同時，派往東北地區的人員也在從事著各式各樣的抗日活動。<sup>23</sup> 作爲地方上的最高黨組織，東北黨部在中央黨務事務室的指導與節制之下，黨務活動開展得有聲有色。這可以從日本方面的資料得到佐證和確認，「東北黨部與重慶的中國國民黨政府取得聯繫，企圖在滿洲國全境組成反滿抗日組織，即中國國民黨東北黨部，努力

18 同註 17，頁 102；據東北黨務辦事處調查，1933 年留原籍的黨員共 4,811 名，34 年爲 4,923 名。〈中國國民黨東北黨務辦事處工作報告〉，1935 年 11 月提出於中國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毛筆原件，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常會紀錄，「丙、本處工作概況」。參考同註 4，頁 635-636。

19 栗直，〈代表淪陷期間國民黨黨務工作輯要〉，《抗日救亡》，頁 694-695。

20 王良，同註 13，頁 20。

21 同註 17，頁 102。

22 同註 19，頁 694。

23 〈滿鐵所搜集中國國民黨在東北地區活動的情報〉（1931 年 7 月 10 日），遼寧省檔案館、遼寧社會科學院編，《九一八事變前後的日本與中國東北：滿鐵密檔選編》（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1），頁 72。



發展黨員和擴大組織」。<sup>24</sup>

東北地區的黨務活動是以反滿抗日為目標的，不能離開中國國民黨。黨務活動內容主要是結合各地的青年一起發展組織，展開活動，伸張民族大義，救亡圖存。具體的工作是改善訓練方法，發行手冊，鼓勵不畏艱險，救援同志；或者通過間諜網絡，收集敵人的情報；或者秘密派遣人員從事交通線的破壞工作。<sup>25</sup>因此黨務活動本身即意味著強烈的體制內抵抗活動。

雖然黨務活動不能公開積極地活動，不過至少形成了能夠作地下活動的基本結構。這些活動構成了東北的地下工作主體。在這樣的基礎上，東北黨務開始走向組織化，並取得一定發展。1937年中日全面戰爭的爆發，則進一步使東北黨務工作完全走向了正軌。因為中日戰爭全面爆發後，國民政府很快就喪失了它十年苦心經營的東部沿海地區，向西南撤退，導致淪陷地區、戰區黨部組織的崩潰。為了彌補上述的損失，確立抗戰動員體制，國民黨於1938年3月召開的臨時全國大會以後，大量吸收黨員，鞏固基層組織，開展黨員訓練。<sup>26</sup>

大量吸收黨員的結果，推動了東北地區的黨務活動，使東北黨務更加組織化。在此基礎上，羅大愚利用原有的體制開展了積極的抵抗活動。1934年國民黨派羅大愚等18人以東北青年學社名義秘密赴日進修，以考察求學為名義，肩負復土還鄉之使命。<sup>27</sup>1938年8月羅大愚回到中國，在重慶接受了黨政訓練班的第二期訓練，然後被派往東北，主持制定了東北工作計畫。這個計畫的主要內容如下：

- 動員現有的同志78人，擴大對外發展，預定於六個月內，吸收基本同志200人。
- 因人因地布置同志於東北各大城市及交通要點，組成點與線的工作網。
- 依工作性質，分派同志擔任正反各種不同的任務，打入敵偽機關學校，滲透各職業團體，並聯絡偽滿有地位之官吏，及各界有勢力之領導人物。
- 責成現任偽軍官之同志，在偽軍中廣布抗日秘密組織，待機策反。

24 (日)滿洲國史編纂刊行會編，東北淪陷14年史吉林編寫組譯，《滿洲國史(分論)》(長春：吉林省內部資料，1990)，頁653。

25 梁肅戎，〈九一八事變前後中國國民黨人在東北的活動〉，《山高水長》4集，頁115。

26 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編，《中國國民黨地位發展史料：組織工作》(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93)，引自土田哲夫，〈中國國民黨黨員構成的特徵和變化：以抗戰時期為中心〉，「第四次中華民國史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南京，2000.9)，頁3。

27 同註19，頁696。



- 分派小組訓練，並介紹優秀同志前往後方受訓，以培植工作幹部。
- 散布抗戰實況，暴露敵偽虐政，擴大宣傳，以振奮人心，激發士氣。
- 擬將敵偽在東北之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等情形，作一有系統之調查報告，務於三個月內完成。
- 動員各地工作網及任職偽軍官同志，隨時隨地偵察情報。
- 聯絡北寧鐵路服務之員工，打通關內之交通線。
- 加強留日青年之組織，宣傳、調查工作。
- 聯絡韓國獨立運動志士與日本反戰分子，以通聲息，而謀合作。<sup>28</sup>

由以上內容可以看出，羅大愚試圖在東北地區展開全方位的活動。首先，在東北各處發展基層組織，培養幹部、鼓動民衆，以及與韓國、日本的反戰勢力相聯繫，進行國際合作。爲了實施這一計畫，國民政府特意委派羅大愚爲遼寧省黨務專員職務，隸屬中央。<sup>29</sup>

另外，鑒於滿洲國統治的特殊性，爲避免某一組織遭到破壞，其他組織隨之瓦解，國民黨（羅大愚）還設法改造了原來的組織，實行「雙軌制」。即在省黨部之外，又設立一個「專員辦事處」。成員長期留在東北，從事組織、政治、軍事等情報工作，並培訓、選拔人員以從事地下活動。<sup>30</sup>

羅大愚 1938 年進入東北，以「抗戰大聯合」的組織名義活動，後來到 1940 年，他又將這一機構改名爲「東北抗戰機構」。爲了在中國全面地、有效地展開抗戰，該機構培植了大量的人才。其成員要求絕對保守秘密，即使活動被敵方發覺，身分敗露，可以向其他地區移動，繼續活動，絕對不能離開東北，向關內轉移。<sup>31</sup>

1940 年 11 月，東北抗戰機構成立了「黨務開辦要員訓練班」、「宣撫委員會」與「文教委員會」，通過宣傳、訓練、軍事、文化等方面的活動，擴大發展組織。<sup>32</sup> 他們在滿洲國各機關內部設立了秘密組織與基層組織，因而很容易就能掌握滿洲國內部的各種事件與情報，比起街頭張貼的標語，它的活動更容易從事宣傳與情報活動，直接同民衆對話，激發民衆的愛國心和民族自尊心，以使人們堅信抗戰必勝的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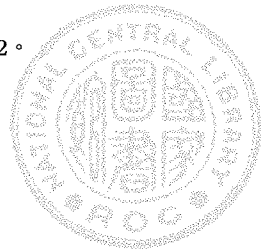
28 同註 17，頁 103-104。

29 同上註，頁 104。

30 同上註，頁 102；同註 25，頁 114；同註 19，頁 696。

31 王長新，〈偽滿時期限春的國民黨地下活動及「貞星事件」〉，《抗日救亡》，頁 722。

32 同註 7，頁 72。



1941 年末，該機構在長春市又成立了六個小組，在五所大學成立了外圍組織，以及一個婦女團體與經營「新時代」出版社。<sup>33</sup> 常設業務機構東北通訊社通過出版公開、非公開的出版物，努力展開合法的宣傳活動。<sup>34</sup> 據統計，1940 年「東北地區共設縣黨部 105 處，吸收忠貞黨員 2,253 名」。<sup>35</sup> 這一時期可以說是東北活動最為活躍的時期。

不過 1941 年發生了「貞星事件」，<sup>36</sup> 日本關東軍憲兵隊下令在齊齊哈爾、哈爾濱、新京、瀋陽、錦州等地逮捕與重慶國民黨有關的抗日人士，理由是「以顛覆滿洲國，奪回失地，結成全東北反滿抗日組織，進行反滿抗日活動，同時搜集有關日本帝國及偽滿洲國的軍事、經濟、政治情報。」<sup>37</sup>

當時被破壞的組織不但有東北抗戰機構，而且東北調查室、<sup>38</sup> 東北鐵路黨部等組織同時遭到破壞。由於這三個組織的指導者活動上互相聯絡，彼此熟悉，所以一人被捕，其他組織也受到牽連。首先是東北調查室出事，接著牽連到鐵路黨部，隨後又牽連到包含社會各階層的東北抗戰機構。<sup>39</sup>

1941 年 12 月中旬開始逮捕的「貞星事件」牽連東北各地，12 月 30 日以長春為中心破壞反滿抗日組織的「12.30 事件」，從大學生到文藝界人士等共二千名被逮捕。<sup>40</sup> 但是根據日本檔案，在這個事件中被逮捕的人數是 355

33 於堤，〈羅大愚在東北地下抗日活動簡介〉，《抗日救亡》，頁 713-714；同註 7，頁 72。

34 同註 31，頁 723-724；山口和子，〈反滿抗日運動について〉，頁 128-130；紀剛，〈滾滾遼河〉（臺北：純文學，1992，2 版 31 刷），頁 86-87；同註 33，頁 718。

35 同註 25，頁 114；栗直，〈上總裁書〉，李雲漢、林泉訪問，林泉記錄，《栗直先生訪問記錄》（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92），頁 90，參考同註 4，頁 640。

36 國民黨領導的「東北抗戰機構」以及「東北調查室」，「東北鐵路黨部」等國民黨組織被關東軍憲兵隊破壞了。當時負責處理這一事件的是關東軍齊齊哈爾憲兵隊長星實敏，他把這一事件稱「貞星事件」；同註 31，頁 728，「12.30 事件」與「貞星事件」實際上有所不同。「12.30 事件」是特高警察破壞讀書會的事件。

37 〈吉房虎雄筆供〉（1954 年 8 月 8 日），《檔案》，頁 443。吉房虎雄當時關東軍憲兵隊司令部第 3 課課長。

38 東北調查室的主要任務是調查日滿軍的軍事行動以及物資輸送情況，同時進行抗日救國的宣傳以及發展組織。李景亭、唐崇光，〈從容走上絞刑架的人：紀念抗日志士伊作衡先生〉，《黑龍江文史資料：國民黨在黑龍江》28 輯，頁 87。

39 同註 3，頁 62；同註 31，頁 730。

40 〈土屋芳雄筆供〉（1956 年 5 月 31 日），《檔案》，頁 446；同註 17，頁 104-105；紀剛，同註 34，頁 12。



名，被判死刑的是 170 名。<sup>41</sup>「12.30 事件」破壞了滿洲國主要城市如瀋陽、新京的知識分子和滿洲國政府官員的子女所秘密組織的反滿抗日活動。<sup>42</sup>此事件使以陳樹滿為中心的東北地區學生的讀書會，羅大愚指導的東北抗戰機構及賈桂林指導的留日學生團體，反帝組織等都被牽涉到。他們的活動目標為搜集滿洲國的軍事、政治、經濟有關的各種情報資料及宣傳三民主義與組織的發展。<sup>43</sup>

受到這次打擊而倖免於難的指導者，如羅大愚、張寶慈、高士嘉、王守正等人，開始投入較多的時間，研究從事秘密工作的理論。他們制定具體的活動計畫，以建立更為牢固的地下抗日組織。<sup>44</sup>具體說來，他們改變「東北抗戰機構」統一指揮的活動方式，將組織分為核心組織（指導體系）與基層組織（執行體系）這兩個層次。

核心組織是秘密的，同下層人士不直接發生關係，基層組織則有一般的社會人士參與。組織內部建立的是縱向關係，不進行橫向聯繫。目的在於使領導人知道下屬的情況，而下屬則不知道領導人的情況。各個成員之間也只有單向聯繫，而沒有橫向聯繫。<sup>45</sup>這些進行重新調整的組織，名稱與聯絡方式也有所改變，諸如讀書會、研究社、俱樂部等表面上抗日色彩並不十分濃厚，彼此之間互不聯絡，從而減少了整體組織暴露的機率。<sup>46</sup>

1942 年，東北黨務專員辦事處（黨專）組織開始擴大，南到旅大，北到黑龍江，東到安東，西到洮南，所有這些地區分布著黨專的組織。<sup>47</sup>由此可以看出黨組織的急速擴大。如此迅速地建立組織體系是與建立訓練基地，集中同志進行訓練，培養了大批工作人員有關的。另外各縣市也開始利用訓練

41 黑龍江檔案館，滿洲國司法部所屬檢法機關內部印，《12.30 事件概貌》，1944 年 6 月，參考同註 7，頁 245 說貞星事件為 290 名，12.30 事件為 210 名被逮捕；李文業，〈記「12.30 事件」死難的劉榮久等同志〉，《抗日救亡》，頁 509。

42 〈木村正田檢舉書〉（1954 年 6 月 27 日），《檔案》，頁 462，木村正田當時新京警務廳特務課情報員。

43 〈偽齊齊哈爾高等檢察廳思想課《最近本廳處理的重要思想事件概要》〉（1943 年 10 月），《檔案》，頁 459-460。

44 同註 17，頁 105；李文業，同註 41，頁 509。

45 同註 33，頁 716-717。

46 紀剛，同註 34，頁 13。

47 同註 25，頁 115。



教材，自動強化小組的訓練。<sup>48</sup>

於是黨專已經不能滿足新的形勢發展需要，必須成立新的機構，因此這一時期又另外成立了「三省黨部」與兩個「蒙旗特別黨部」及一個「東北鐵路特別黨部」。<sup>49</sup>隨後國民政府把反滿抗日組織編成遼寧省、吉林省、黑龍江省、長春、哈爾濱、日本六個單位，由中央指派的負責人擔任六個組織的共同的負責人，又設立了聯合事務所，擔負總部的作用，一般稱之為「省方」。<sup>50</sup>「省方」的活動則依次分為秘密、半公開、公開等。<sup>51</sup>

1943年7月1日，國民政府制定、公布、實行了「東北地下工作計畫大綱」。這份指導性的文件共有「八綱十二部」。八綱是組織、訓練、宣傳、滲透、調查、行動、物力建設、掩護。十二部是政治、協和會、軍事、警憲、紳商、青年、文化、交通、農民、工人、婦女、蒙旗。所有黨員都要遵守八綱的指導，在十二個部門中活動。在各地區、各階層、各種職業、各民族的民衆中，發動抗日救國運動，通過堅固的組織系統發展成員，擴大規模。目的是要動員民衆，有組織地進行抗日活動，打擊滿洲國的統治，強化自身的組織形式，充實實際工作與準備工作。<sup>52</sup>

1944年1月，在各縣市設立總共132個支部，<sup>53</sup>但是1944年4月發生「三省黨部事件」（桃園工作），<sup>54</sup>吉林省黨部委員兼書記長張濤在哈爾濱突然遭到逮捕，隨後各省幹部陸續被捕，導致遼寧、吉林、黑龍江三省黨部遭到破壞。<sup>55</sup>在瀋陽、營口、本溪、蓋平等地共被逮捕了132名，使國民黨地下黨團與外圍團體都受到重大的破壞。<sup>56</sup>

48 同註33，頁715-716。

49 張大光，〈我所知道的國民黨在東北的反滿抗日地下組織及活動情況〉，《抗日救亡》，頁735。

50 紀剛，同註34，頁85；山口和子，頁116。

51 山口和子，〈反滿抗日運動について〉，頁116。

52 同註33，頁719。

53 同註25，頁115；羅大愚，〈東北改省市黨務專員辦事處工作總結報告〉，《山高水長》，「八、原始資料」，頁713-724。遼寧省62個，吉林省27個，黑龍江省45個，總共132個。

54 國民黨地下工作團員說「三省黨部事件」，當時滿洲國警察說「桃園工作事件」。

55 同註25，頁117。

56 〈前淵秀憲筆供〉（1954年4月15日），《檔案》，頁625-626。



被破壞的黨團為「奉天同人會（復興會）」、「本溪同人會」、「蓋平青年自覺社」、「櫻口協力同心團」、「新京東北抗敵青年團」、「東北青年會」、「東北抗敵青年先鋒隊」，以及外圍團體本溪、蓋平讀書會。<sup>57</sup> 這些組織按照重慶的命令，以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東北黨部負責人羅大愚、張寶慈等為中心展開活動。<sup>58</sup>

此時由於黨專體制與三省黨部雙軌制失效，1944年5月以後，黨專與三省黨部合併，羅大愚成為地下國民黨勢力的主要領導人。各省、市、縣的組織又得到恢復，黨部也陸續建立，繼續從事抗日活動。<sup>59</sup>

羅大愚糾合殘餘分子努力於黨的再建工作，於是利用美國空軍轟炸東北的機會，由秘密工作發展至半公開的工作階段。隨著迅速擴充和加強組織，積極進行宣傳、籌集經費等工作，並以培養中堅幹部為重點。新設幹部訓練班培養中堅幹部，新設東北經濟建設委員會負責籌集經費工作，發行救國公債。同時創刊機關報《省方公報》，大肆宣傳各種戰術戰略。而且新設長春市、哈爾濱市黨務專員辦事處，積極開展黨的再建活動。1944年10月重慶黨部指示重建東北黨部後，每個當地國民黨幹部全部兼任省黨部幹部，並制定東北黨務工作大綱，使黨的再建工作活躍起來。<sup>60</sup>

但1945年5月23日，又發生了以黨專為對象的大規模檢舉事件，史稱「5.23事件」或「曉事件」。<sup>61</sup> 因為這一事件，有三千餘名人員下獄，不僅使東北各地的組織遭受損失，就連在日本活動的組織也遭到了破壞。<sup>62</sup> 而東北地區的領導人羅大愚與張寶慈也都無法倖免。所以由第三負責人高士嘉在長春召開了最後一次會議後，決定暫時停止活動。<sup>63</sup>

57 〈偽滿保安局所編《重慶方面之對滿策略》有關「桃園工作」的記載〉（1944年），《檔案》，頁651。

58 〈根川由夫筆供〉（1954年8月23日），《檔案》，頁627-628。根川由夫當時任奉天市警察廳鐵西警察署特務主任、警佐。

59 同註33，頁718；同註4，頁644。

60 〈關東憲兵司令部關於在滿重慶系國民黨黨部再建工作情況的報告〉（1945年4月20日戰務要報第37號），《檔案》，頁674-675。

61 同註20，頁20-21；同註25，頁118。國民黨人說「5.23事件」，滿洲國警察說「曉事件」。

62 山口和子，〈覺覺團關する一考察〉，頁37。

63 同註17，頁105。



由於東北地區黨務活動的全面展開，隨著在滿洲國各處基層組織的普遍設立，形成了一股體制內的抵抗勢力。由羅大愚制定的1938年的計畫與這以後的活動內容可知，東北黨務活動不但指導和組織反滿抗日勢力，而且調整了反滿抗日活動的方向。

#### 四、滿洲國體制內有關團體的活動與其內容

東北地區的黨務活動試圖指導或影響在東北地區活動的各種團體，其目的在於促使滿洲國垮臺與趕走日本勢力而恢復東北失地。在此一目的下的體制內抵抗勢力是滿洲國軍內部的「真勇社」、行政機構以及一些大學裏以讀書會形式活動的秘密團體等。本章將試圖探討這些勢力的活動內容。

##### (一) 滿洲國軍與軍官學校學生之活動

最引人注目的是由滿洲國軍隊將校組成的「真勇社」的活動。這一活動的展開是由於東北黨務負責人齊世英爲了長期抵抗日本侵略者，堅持認爲人才的培養十分重要，所以派遣王家善赴日本陸軍士官學校活動。<sup>64</sup>

1935年，王被派遣到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學習。在日本他組織了「東京反帝大同盟」以及「真勇社」的活動，回到東北後又展開了持續的、活躍的抗日反滿活動。<sup>65</sup>「真勇社」1936年在日本成立並開始活動，1939年在東北地區的齊齊哈爾又將「真勇社」的活動進一步發展，成爲以尉官爲中心，在滿軍中有一個分布全東北的反滿抗日組織。<sup>66</sup>

當時的成員大約有20到30人，1943年擴大到70餘名，1945年在滿洲國軍事學校發展了300到400餘名成員，在滿洲國軍隊內部也發展了200餘名成員。<sup>67</sup>「真勇社」主要吸收在日本陸海軍士官學校學習以及從滿洲國境內各軍事學校畢業的滿洲國軍人。加入的條件是必須可以信賴的、有愛國心、

64 《齊世英先生訪問錄》，頁169。

65 侯洛，〈偽滿軍隊中地下組織「真勇社」組建經過以及活動情況〉，《偽滿軍事》（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頁752-753。

66 同註7，頁176。

67 同註65，頁758；劉鳳卓，〈關於「12.30事件」後的「真勇社」活動：對侯洛同志關於「真勇社」回憶文章的補充〉，《偽滿軍事》，頁764。



決心反滿抗日的人士。<sup>68</sup> 王家善本人雖然同國民黨有很深的關係，但是加入這個組織的成員中，也有很多共產黨員。<sup>69</sup> 共產黨晉察冀情報工作人員即秘密打入「真勇社」內部，其綱領、開幕詞及形勢分析均出自共產黨之手。<sup>70</sup>

1941年12月，「真勇社」有了正式的綱領，成立了組織機構，確立了行動紀律。核心負責人各負其責，分別活動。<sup>71</sup> 本部設在長春，其他地區則設立分會。因為這一系列的行動，其組織得到了加強，<sup>72</sup> 活動的方式和目標也可以在1941年會議所制定的內容中得知：

- 東北已淪陷多年，日寇又侵占我大片領土，我們不能甘當亡國奴。
- 在偽軍中成立一個反滿抗日組織，名叫「真勇社」，逐步取得武器與兵權。
- 發展對象為偽滿軍中有愛國思想的青年軍官。
- 注意從各軍管區中發展，同時要做好偽滿軍中的上層工作，以備將來策反。
- 當前任務放在發展社員。<sup>73</sup>

基於以上的行動目標，「真勇社」不分宗教、信仰、階級、黨派等的發展成員，在滿洲國軍中進行抗日活動，其行動綱領為「團結愛國青年軍人，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相機反正策應反攻，收復失地，復興中國。」<sup>74</sup> 但是在人們看來「真勇社」仍「是一個鬆散的組織」，<sup>75</sup> 這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在滿洲國軍隊內部從事抗日運動的不自由性與地下性。

「真勇社」雖然是以滿洲國軍隊為中心形成的一個組織，但是不容易發展成一個地下組織，不過他們所收集的情報涉及滿洲國的陸、海、空軍的所有軍事領域，基本掌握了諸如軍隊戰鬥力、軍事力量、裝備武器、戰略思想、軍事設施、兵工廠以及軍隊各階層的思想動態等等，這些情報的水準是相當高的，也是相當準確的。<sup>76</sup>

68 同註 65，頁 755。

69 同註 65，頁 757 強調了真勇社同共產黨的關係。頁 759 記載日本戰敗之前共產黨員占 50%。

70 劉鳳卓、張智，〈真勇社實情考證〉，《長春文史資料》35 輯（1983），轉引自同註 7，頁 323。

71 同註 65，頁 7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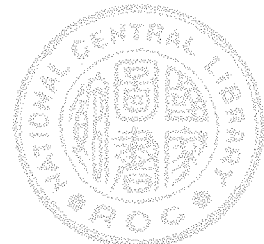
72 同上註，頁 755-756。

73 同上註，頁 756。

74 同上註，頁 756-757。

75 同上註，頁 758。

76 同上註，頁 759-760。



但「真勇社」最主要的貢獻還在於他們有很強的民族意識，反滿抗日的態度也很堅決，又是畢業於日本士官學校以及其他日本大學的將校級人士，通曉日本的軍事知識，日本與滿洲國方面對他們比較信任，在滿洲國有一個較大的關係網，有很多親戚身居高位，這也給他們提供了很多機會。<sup>77</sup>

只是到了 1941 年的 12.30 事件，新京軍官學校學生崔立福和常吉等 69 人被逮捕後，這一組織受到部分的破壞。<sup>78</sup> 1942 年再度建立，1945 年蘇聯參戰前夜，王家善還指示「真勇社」的成員做好武裝準備，配合蘇聯軍隊作戰。1945 年 8 月初，蘇軍突破日本軍隊的防衛線，「真勇社」的軍人在幫助蘇軍擊敗日軍的過程中，做出了很大的貢獻。<sup>79</sup> 而且在 8 月 12 日軍校學生打開學校的彈藥庫，取出大量彈藥自我武裝後，就有真勇社社員劉啓民自滿洲國軍事部傳來有一批政治犯向吉林方向轉移的消息，於是立即決定前往營救，他們營救了羅大愚等 70 名政治犯。<sup>80</sup>

另外，還有以軍官學校學生扮演重要地位與角色的恢復會（或說恢復黨），這是於 1940 年組織的反滿抗日團體。在新京以外的瀋陽、哈爾濱、錦州、吉林省樺甸、齊齊哈爾等各地共有 200 名成員。恢復會確定的方案如下：

- 啓發民族意識，宣傳愛國主義，揭露日本帝國主義對殖民地殘酷政治壓迫與經濟掠奪，以引起同學仇恨日寇，蔑視殖民地統治者及其走狗。
- 嚴守組織秘密，上不告父母，下不傳妻子。
- 每月繳納會費 5 角，作為經費，主要是購買書籍。
- 不向校外發展組織，只在校內一期一期地發展下去。
- 發展組織時，首先是建立友誼、感情，逐漸溝通思想，成熟一個發展一個，不能暴露組織人員，以各區隊為單位發展組織。
- 宣傳工作，只能用口頭，絕不印刷材料，總之不用任何字跡，以防不測。<sup>81</sup>

恢復會的目的是「當前是反滿抗日，將來轉入共產黨運動」，<sup>82</sup> 工作方法是，讓軍官學校學生由區隊長和其他方面借讀有關共產黨的書籍，並進行傳

77 同上註，頁 759。

78 〈偽新京高等檢察廳次長井出廉三致偽最高檢察廳次長石井謹爾等報告〉（1942 年 1 月 4 日高思秘第 1 號），《檔案》，頁 486、488。

79 劉鳳卓，〈關於「12.30 事件」後的「真勇社」活動：對侯洛同志關於「真勇社」回憶文章的補充〉，頁 764。

80 劉漢中，〈光復前的槍聲〉，《暴風雨中的長春青年》，1989，轉引自同註 7，頁 326-328。

81 崔黎夫，〈12.30 事件的回憶〉，《青年運動論叢》，1989：2-3，轉引自同註 7，頁 173-174。

82 同註 78，頁 489。



閱，以提高黨的意識，努力吸收黨員。新京地區的主要幹部為滿洲國軍人、軍官學校、建國大學、哈爾濱醫大、新京工業大學、新京法政大學的學生、新京滿軍高射炮隊隊員、中央銀行員、新京廣播局的職員等。瀋陽地區為奉天稅務監督署職員，奉天工大和農大的學生，而且小學、中學、社會方面都有組織的成員。

滿洲國政府甚為擔心地說，絕對不能容納這些組織的活動。政府警覺地提醒說：「恢復黨是青年知識階層即稅捐局職員，軍官學校學生，各大學學生等所謂滿洲國知識分子的橫向秘密結社；特別是軍官學校學生，不僅負責獲取有關共產黨方面的秘密文獻，而且有很大可能根據情況轉而開展士兵工作。例如在被捕者中即有人同治安部軍政司某科長有聯繫，並揚言一旦武裝暴動很容易取得武器」。<sup>83</sup> 滿洲國知道秘密組織給社會帶來的作用而努力破壞，不過秘密活動並沒中斷過。這些秘密組織也並非孤獨地展開活動，滿洲國軍校同學，與關內外滿軍中的抗日組織有來往，可以互相呼應。<sup>84</sup> 而且他們同從事反滿抗日活動的學生們有著一定的聯繫。

## （二）在東北和日本的學生與社會人士的活動

在東北與日本從事反日活動的學生組織情況具有多樣性，通過各大學內的讀書會進行秘密活動的學生以及社會人士，同東北抗戰機構都有著緊密的聯繫。<sup>85</sup> 這些組織能夠在學生中開展活動的原因是，國民黨黨務以大學和各中學為重點，盡量吸收教授教員和學生來培植黨的幹部，注入新血。<sup>86</sup> 在此我們透過有代表性的學生組織及其活動，來了解這一群體的實際狀況。

首先是日本人設立的財務職員養成所（財職）。在這裏，一部分有抗日意識的學生，多方搜集和閱讀禁閱書刊，逐步形成了一股讀禁書的風氣，孕育和發展了很多反滿抗日組織。尤其是 1939 年春天，學生秘密結成了地下青年組織，在知識青年中間進行反滿抗日的啓蒙教育與宣傳，形式活躍，不僅進行反對日本殖民教育的活動，而且一部分學生還秘密的組成讀書組織，搜集

83 同上註，頁 490。

84 同註 7，頁 176。

85 同註 33，頁 714-715。

86 《齊世英先生訪問錄》，頁 131。



禁閱的書籍並傳播，展開反滿的啓蒙教育。他們經常閱讀的書籍包括魯迅和茅盾等人的中國文學作品，美國、日本、蘇聯的文學作品和社會科學的書籍等。當時的文學作品多是揭露封建思想，帝國主義的侵略，反對壓迫剝削，塑造一些為解放受壓迫大眾而獻身的英雄形象。<sup>87</sup> 同時還努力同畢業的學生聯繫，交流情報，擴大了在學生中的影響力。<sup>88</sup>

1940年，他們召開了成立反滿抗日地下組織的秘密會議。這次會議決定了該組織的目的、綱領、計畫、組織與活動內容。組織的目的是「我們要活著」、「我們要好好地活著」、「我們要繼續地好好地活著」。在這樣的目標之下所制定的具體綱領是「打倒日本軍閥和財閥，收復東北失地」，「聯合全國有志之士共同奮鬥」。他們的信條為團體利益高於一切；團員之間應有誠意的關心及相愛互助之義務；臨死時須有從容就義之氣魄；應記著隨時發展自己，推動別人；以團體生命為自己之生命。為了實現這一綱領，活動方法是「讀書，充實自己」，「交友，推動別人」，而確保人的資源，圖謀組織的發展。<sup>89</sup> 雖然當時沒有準確認定這個組織名稱，但據日本方面的情報資料來看，這些組織則被稱之為「左翼讀書會—東北大眾革命黨—鐵血同盟」、「全滿讀書會」等等。<sup>90</sup>

那麼，以讀書能夠恢復東北失地嗎？從表面上看讀書與東北收復毫無關係，然而讀書的作用不僅在讀書本身的意思裏，書上的思想與內容滲透到個人與社會以後，不僅能改變個人的思想與行動，而且能夠改變整個社會，從這觀點來看讀書會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因此透過讀書充實自己，進一步推動別人，應能夠形成巨大的抵抗勢力。為執行如上決議，他們展開了一系列活動，他們的活動內容如下：

- 建立秘密圖書館，藏書點。
- 印刷、張貼、郵寄抗日傳單。
- 在各地建立發展組織。

87 同註7，頁38-39。

88 李文業，同註41，頁506-507。

89 吉林省檔案館，1942年1月4日高思秘第1號，《偽新京高等檢察廳次長井出廉三給偽司法部次長前野茂，最高檢察廳次長石井謹爾關於12.30事件前的情況報告》附表2的內容，參考同註7，頁51。

90 李文業，同註41，頁507；同註7，頁57。



- 與其他學校建國大學、法政大學、吉林高師、南滿醫科大學等建立聯繫。
- 組織人員打入偽滿新京軍官學校，並開始在該校發展組織。
- 各有關地區取得某些校尉級軍官的同情與支持，探聽抗日聯軍的信息，並進行聯繫。
- 同中國商人實行內外結合，有計劃地偷、漏稅款，破壞敵偽稅收計畫。
- 教育農民不種或少種大豆，破壞日本侵略者掠奪東北大豆資源的出口糧計畫。
- 長春工大學生發明了定時放火器，用此對日本金泰百貨公司和電影院倉庫等處進行了一系列的放火活動。
- 1941年5月，有些人潛入關內，了解抗日後方的情況，以便取得聯繫，為東北反滿抗日青年尋找政治出路。<sup>91</sup>

他們不僅不局限於在學生讀書會進行活動，而且同軍事學校、滿洲國軍、商人、農民、其他大學生都保持廣泛的聯繫。甚至深入到關內了解抗日戰爭的情況，為東北反滿抗日的青年尋找政治出路。據日本方面的資料顯示，「左翼思想在新京的知識青年裏影響很大」，「這個運動歸根結底還是以武裝暴動打倒滿洲國，否則就不能達到目的」，<sup>92</sup> 從這觀點上可看出讀書會的活動不僅僅單純地為思想變化而努力，同時也是為了打倒滿洲國而獻身。

他們的秘密活動不僅在學生時代而已，畢業後在滿洲國政府機構裏仍繼續活動。經濟部所屬新京財政職員訓練所畢業的陳樹滿、王國賢、李逢春、劉榮久等都在新京稅捐局工作。他們從1939年開始積極地加強組織活動，為了瞭解當時的政治情勢和得到經濟上的援助，亦曾至重慶與國民黨聯繫。他們在1940年12月29日決議的活動內容如下：

- 當前的活動方針是，集中每人的文學作品，進行傳閱，以提高反滿抗日意識。
- 每人分別向陳樹滿報告本人住地的當地情況，農村情況，經濟情況和治安狀況等。
- 以我國重要產業部門撫順煤礦、本溪煤礦、阜新煤礦、昭和製鐵所為目標，偵察其內情。
- 在新京的各有關人員偵察政府各部門的內情及關東軍內部情況。
- 條件允許者以治安部軍官身分打入軍內。
- 每人所獲資料均提供給重慶蔣政府，在執行諜報任務的同時，以此作為代價，以取得其金錢和實力方面的援助。<sup>93</sup>

91 同註7，頁60-65、82-96、169；李文業，同註41，頁508。

92 李文業，同註41，頁508。

93 〈偽新京高等檢察廳次長井出廉三致偽最高檢察廳次長石井謹爾等報告〉（1942年1月4日高思秘第1號），《檔案》，頁486-487。



在 1941 年 9 月把組織的名稱改為「東北大眾革命黨」，其目的為「解放東北大眾，建立理想社會，進行反滿抗日宣傳，喚起大眾，發展青年同志，建立團體，和有力團體聯繫，共同奮鬥。」<sup>94</sup>就在他們積極展開活動的時候，由於滿洲國特務的破壞，發生了 1941 年的 12 月 30 日事件。<sup>95</sup>

像財職學生的秘密團體活動一樣，在滿洲國主要的國立建國大學也成為「反滿抗日的據點」。<sup>96</sup>建國大學令第一條指出「建國大學以養成體認建國精神之神髓，深究學問之蘊奧，躬行實踐，為道義世界建設之先覺指導者之人才為目的。」<sup>97</sup>這所大學並不是養成一般的人才，而是為了培養國家棟樑的滿洲國最高學府，由滿洲國總理兼任校長。<sup>98</sup>建國大學入學競爭非常激烈，當時日本學生一萬名申請僅選上了 75 名，一般一年選 150 名，其中日本人 75 名，滿洲國中國人 50 名，朝鮮、蒙古、俄羅斯等 25 名。<sup>99</sup>

在滿洲國最高學府建國大學積極地展開學生秘密活動，1941 年 6 月 17 名中國學生被逮捕後，世人才廣泛地了解此一活動。1943 年 12 月到 1944 年 3 月為止，又有 15 名學生被逮捕，建國大學學生總共被逮捕了 32 名，其中除了當時剛入學的八期生外，一期到七期學生都有。這占所有中國學生總數的 6%。<sup>100</sup>

日本情報機構分析此一秘密活動為基於民族主義的學生自發活動，1940 年 11 月建國大學一期生到日本旅遊時受到在日本留學的中國學生的鼓動，和他們一起結成為反滿抗日組織。滿洲國分析學生自發組織秘密團體的主要原因是：「這些學生認為滿洲國的政策日本色彩太濃，特別是對日本移民開拓

94 黑龍江省檔案館，《左翼讀書會—東北大眾革命黨—東北鐵血同盟》，轉引自同註 7，頁 143。

95 加藤豐隆，《滿洲國警察史》第 3 編（松山：元在外公務員援護會，1976），頁 54-55；李文業，同註 41，頁 509。

96 江原節之助遺稿，〈民族の苦悶：創設期の建國大學をめぐる〉，岡崎精郎，〈〈民族の苦悶：創設期の建國大學をめぐる〉解説〉，追手門學院大學文學部東洋文化學會編，《東洋文化學科年報》，4（1989），頁 64。

97 〈建國大學令〉，長春市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編，《回憶偽滿建國大學》，《長春文史資料》49 輯（1997），頁 492。（以下簡稱《建國大學》）

98 同註 96，頁 59-60。

99 〈日〉滿洲國史編纂刊行會編，黑龍江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譯，《滿洲國史（總論）》（哈爾濱：黑龍江社科院歷史所內部發行，1990），頁 626。

100 高克，〈偽滿建大反滿抗日活動及其發展〉，《建國大學》，頁 90、115。



團強制收買當地居民的耕地，以及在各個方面日本人和中國人之間工資待遇差別太大。」<sup>101</sup> 秘密活動中被捕的學生在公開審問時說，對建國大學沒有特別的不滿，不過因為對政治、社會的不滿而參加秘密活動。

學生秘密活動的讀書會，志向相投的學生自動組成若干個讀書小組，秘密進行讀書活動。從書籍的來源看來，有的是從圖書館借閱的，有的左派書籍則是從圖書館中偷拿出來後，同學之間互相傳閱的，有的是從日文舊書店中買到的，但是更多的中文書籍則是從東京內山書店郵購來的。<sup>102</sup>

尤其在建國大學積極活動的四期生，為了展開宣傳活動，組織讀書活動，他們出版了《拓荒》和《拓荒報》，形成了讀書的風氣。而且在校外積極開展活動，在長春市內的醫大、工大、法大和軍官學校以及哈爾濱工大，通過同學、同鄉等關係也開展了一些讀書活動。在長春市內散發了反滿抗日的宣傳品，包括漫畫、標語等。<sup>103</sup> 1943年10月以東北青年抗日救國團為名，油印了「告東北同胞書」，張貼在國務院、文教部、外交部以及主要大學門上，號召「東北同胞快起來與日本鬼子鬥爭，不能再忍受日本侵略者的奴役和踐踏」，「團結抗日齊心救中國」。<sup>104</sup>

這些國立大學學生的反滿抗日活動，給予滿洲國的統治階級相當的衝擊，因為原來是為了培養國家意識而成立的大學，結果卻產生了反對滿洲國的運動，參與這些運動的學生，不僅學習成績優秀，而且是滿洲國的官吏、軍人以及知名人士的子女，所以他們的活動對於滿洲國政府與教育界的影響是相當大的。<sup>105</sup> 他們的活動所帶來的效果對滿洲國的將來是極為不利的。

學生的秘密抗日組織在奉天工大、奉天農大、盛京醫學院、南滿醫大、鐵道學院以及第六國民高等學校也廣泛存在。<sup>106</sup> 另外在瀋陽、長春、哈爾濱、營口、遼陽、本溪等地也都成立了抗戰團體。其中長春、瀋陽、哈爾濱等地的各大學所組織的青年團體的活動尤其值得注意。1940年在盛京醫學院

101 《滿洲國史（分論）》，頁652。

102 佟鈞鏗，〈我在偽建國大學的抗日鬥爭〉，頁126；由夫，〈回憶建大的讀書活動及其他〉，頁135-136；馬鎮山，〈禁書何處來〉，《建國大學》，頁152。

103 裴世揚，〈建大四期生的讀書會〉，《建國大學》，頁170-171。

104 同註100，頁99、101。

105 《滿洲國史（分論）》，頁652。

106 同註33，頁714-715。



以紀剛等為中心而成立的「早朝體操團」、「新劇團」、「攝影研究會」等等，大量地吸收同志，展開活動，人們把這樣的秘密組織稱為「覺覺團」。<sup>107</sup>

「覺覺團」從事秘密抗日活動的原則，在其代表人物紀剛的言論，即〈人格的自覺〉<sup>108</sup>一文中，可以查到。「覺覺團」成為東北地下抗戰團體中比較有代表性的組織，<sup>109</sup>對於東北地區愛國青年地下抗日活動的開展做出了重要的貢獻。<sup>110</sup>

「覺覺團」和東北地區國民黨的秘密機關保持著緊密的聯繫，因而對於國民黨在東北的工作方針也有著較深的理解。當時下達給秘密機構的指導性文件「抗戰建國時期現地工作大綱 21 條」要求整頓組織、分階段地展開活動，文件的主要內容是要「建樹革命的風氣，強化現地組織」<sup>111</sup>等等。並強調，他們的當地工作是以廣大的東北同胞為對象，首先建立秘密組織，進而喚起民衆、領導民衆，全面奮起，與敵鬥爭。簡言之，他們所從事的組織、宣傳、動員工作和孫文領導辛亥革命所做的立黨、宣傳、起義具有相同意義。<sup>112</sup>雖然他們的活動經費有國民政府提供，但所能籌到的經費實屬杯水車薪，甚且長期到不了東北，只有自力更生，一切由同志捐輸。<sup>113</sup>

這些團體的特徵為成員對日本比較了解，通曉日語，屬於知識分子。其中有不少女子參加，總之這些組織是愛國革命的團體，把國家民族的存亡與對自由平等的追求置於至高無上的地位，具有在野蠻與暴力面前威武不屈的崇高氣節與風範。<sup>114</sup>

除了學生的秘密活動之外，社會上層人士與文藝界的人士也組織了各種各樣的秘密團體，展開活動。這些團體是對學生讀書會供給抗日文獻，煽動抗日思想的文化組織。<sup>115</sup>這些文化組織的目的為「用暴力顛覆滿洲國，驅逐

107 同註 46，頁 14，覺覺團的名稱來自於「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他們以可以盡自覺覺他的責任，是以稱覺覺團。

108 同上註，頁 14。

109 同註 62，頁 23、28-29；同註 33，頁 717。

110 同註 62，頁 29；同註 46，頁 14。

111 同註 46，頁 15-16。

112 同上註，頁 15-16、49-50。

113 同上註，頁 127。

114 同註 62，頁 32-34。

115 〈偽新京高等檢察廳次長井出廉三致偽最高檢察廳次長石井謹爾等報告〉（1942年1月4日高



日本一切勢力，建立中華民族統一的國家，積極實現共產主義社會。」<sup>116</sup>爲了達到這個目的，必須利用文藝來啓發群眾的社會主義的思想意識，以激發其階級鬥爭，而促進革命的發展。此組織的核心領導爲李季風，他在1940年組織了「東北救亡會」，表面上作爲「東北青年讀書會」，對成員專門進行左翼思想啓發訓練，使之直接從事反滿抗日活動。

1938年於家麟和花喜露等人，爲啓發民衆的民族思想而組織了秘密文藝團體「LS（魯迅）文藝研究會」，並秘密刊印《星火》、《行行》作爲機構報。1940年接觸了擔任營口《新報》編輯的東北黨務專員幹部王覺，在他的幫助下，利用該《新報》文藝欄，企圖進行公開活動，並進一步組織範圍更廣的活動。1943年組織了外圍團體讀書會，設立了借書室，移動圖書室等，以通過讀書研究文藝，發表作品，巧妙地獲得了一般知識青年青睞。也創立了黨團「青年自覺社」，<sup>117</sup>目的是想進行文化工作，暗中傳播文化書籍，以培養讀者的抗日思想，對象主要是青年學生。於是在青年學生中辦起了兩種油印刊物，一種是李昌敏主編的《大地》，另一種是藏永昌主編的《晨星》，其內容反映了日本統治的黑暗，人民的痛苦，青年的反滿抗日思潮等。<sup>118</sup>

1942年7月，漢醫協會的崔景章和呂文毓、王遇忱以及新京協和會文化部的夏景衡等組織了一個秘密抗日組織「抗日救亡會」。「抗日救亡會」後來改名爲「勉勵社」，參加成員有「國通社」記者、建大的教授、學生、新京工大、法大、畜產獸大學生以及滿洲國機構、會社、學校印刷所的教職員、工人等等。<sup>119</sup>

至於在行政機構中的活動以司法界的例子來看，司法界的檢察官地位相當高，不僅受法律的特別保障，而且可以以滿洲國警察來掩護其地下工作。雖然特務知道檢察官的非法行動，但要逮捕必須有充分的具體證據，報請滿洲國司法大臣核可，經高等檢查處檢察官簽發拘票，親自訊問後，才能逮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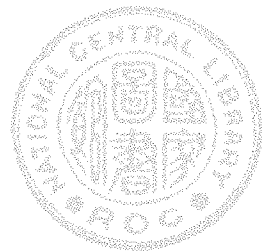
思秘第1號），《檔案》，頁488。

116 〈關東憲兵司令部關於審訊李季風的情況通報〉（1942年12月24日關憲高第768號），《檔案》，頁492。

117 〈偽滿保安局所編《重慶方面之對滿策略》有關「桃園工作」的記載〉（1944年），《檔案》，頁652。

118 〈於家麟控訴書〉（1954年7月5日），《檔案》，頁643。

119 同註33，頁717。



拘押。由於檢察官有其權威，所以當時國民政府派赴當地從事地下工作的人們利用其地位，可以不受任何檢查。而且利用檢察官的地位發展組織，地下組織分散在各種工作崗位，有法官、警察、技術官僚等等，都是大學畢業生或留學生，<sup>120</sup> 這些人在滿洲國體制之內活動，對從內部瓦解社會秩序扮演了主要的角色。

東北地區活動的團體與在日本活動的抗日團體也有聯繫，很多留學人員實際上在日本就參加了抗日活動，回到滿洲國又繼續和這些組織保持著一定的聯繫。在日本活動的組織有「四維社」、「八德實踐社」、「駝鈴社」、「東京讀書會」、「抗戰大聯合」等等，成員有國民黨派遣的，也有從滿洲國派過去的留學生。代表人物是國民黨派遣到日本，在日本組織留學生結成反滿抗日武裝的羅大愚。東京法政大學留學生羅大愚在留學期間作為國民黨員，鼓吹中國人的民族意識。<sup>121</sup> 他以原有的留學生組織為中心，發展組織，展開反滿抗日活動。留學生畢業之後都讓他們回到東北，從事抗日活動。<sup>122</sup>

1936年3月，羅大愚同張寶慈、高士嘉、劉世恒、趙允衡等一起組織了一個秘密抗日團體「東京讀書會」，別名為「東北留日青年工作核心小組」。讀書會成員主要閱讀討論哲學書籍，討論中國與世界的關係。在具備一定的理論與思想基礎之後，可以加入國民黨。<sup>123</sup> 滿洲國派遣到日本的一些中國留學生，亦受到國民黨的影響而加入反滿抗日組織。

他們在1938年組織了「抗戰大聯合」，它的目的是聯合東北各界、各階層、各民族，不分地區、不分男女老幼，為了國家與民族的生存，共同抗日。當時在日本留學的東北留學生有500至600名，參加了該組織核心活動的人有50餘名。<sup>124</sup> 值得一提的是，滿洲國派遣的學生經過嚴格的審查，大都是滿洲國達官貴人的子弟，如滿洲國奉天高等檢查廳廳長的兒子等。<sup>125</sup> 1940年2至3月間，參加「抗戰大聯合」的成員畢業後回東北，這一組織的

120 同註10，頁26，34。

121 〈佐藤明夫筆供〉（1954年7月23日），《檔案》，頁654。

122 山口和子，〈反滿抗日運動について〉，頁115。

123 同註31，頁721。

124 同註33，頁711-712。

125 《滿洲國史(分論)》，頁653。



活動中心也隨著移到東北。<sup>126</sup> 當時在東京所培養的留學生活躍在滿洲國政府和社會等部門，成為中堅力量，所以就以這些人為中心組織了東北的國民黨組織。<sup>127</sup>

這些組織先後發動東北青年組織了「四維社」、「八德實踐社」、「覺覺團」、「駝鈴社」等，他們大量吸收人才，並進行培訓。以選拔的人才為中心，一邊在盛京醫學院與南滿醫大活動，一邊形成組織的核心基地，也就是聯絡處。<sup>128</sup>

1936 年在日本活動的「東京反帝大同盟」也有各方人士參加，其中以何正卓為首的抗日人士還組織了「協行社」，中心任務是抗日反滿。活動方式是通過讀書會的形式，每人都分擔一個研究題材，每周討論一組問題，以使大家了解國際形勢的變化，增加對抗日運動的關心。<sup>129</sup>

由此可知，在日本與東北的學生們，借助讀書會等形式，教育學生，灌輸反滿抗日思想，使參加者成為滿洲國體制內一支反滿抗日的力量。其兩種組織形式，一是基於自覺的抗日人士自發地組織了一些團體活動後與國民黨勢力結合一起合作活動。二是在國民黨東北黨務部門的工作之下，將學生團體與軍人團體等有機的結合形成的，在滿洲國內部進行活動，從內部瓦解滿洲國。

這些組織包括日本與東北，在國民黨東北黨務的活動下，學生團體與軍人團體等有機的結合形成了聯絡網，扮演了反滿抗日思想與活動顛覆滿洲國體制的角色。這些秘密團體形成了有機網，包括在日本活動的組織，從 1941 年 12.30 事件牽涉的範圍中可以看出。當時遭逮捕的不僅來自國民黨黨務組織，而且滿洲國的主要大學甚至軍官學校出身者也很多，同時警察也掌握了在日本活動組織的聯繫情況。<sup>130</sup>

這些秘密活動即使在滿洲國的嚴密統治之下，也能夠形成滿洲國與日本間跨國的聯繫，以及滿洲國與中國關內跨邊界的聯絡網。通過此聯絡網，形成並擴張秘密組織，搜集重要情報，從事破壞活動。

126 同註 31，頁 721。

127 〈佐藤明夫筆供〉（1954 年 7 月 23 日），《檔案》，頁 654。

128 同註 19，頁 696。

129 同註 65，頁 752。

130 〈趙洪控訴書〉（1954 年 7 月 29 日），《檔案》，頁 472。



## 五、結論：如何評價體制內抵抗？

綜合以上所述，本文認為體制內的反抗組織大體上活動於三十年代後半期到四十年代中期，其抵抗活動是艱難的，並同樣是需要冒生命危險的。據日本方面的資料說，「在各個階層中間已建立或正在建立的組織，是一直存在的」，<sup>131</sup> 表明秘密反滿抗日組織的活動在日本占領東北之後，以多樣的形態一直存在著。

滿洲國體制內的抵抗，主要是從各種機關與階層中，尤其是軍隊、行政、教育部門等，積極從事反滿抗日活動，其目的在於從滿洲國內部瓦解其結構，對於這些活動需要從全民族的角度，從歷史的角度來予以評價，就是國民政府爲了展開對日本的反擊戰，在東北各地培養了大量的地下工作人才。但是在這些參加的人員當中，雖然大多數領導人是國民黨員，但共產黨勢力也積極參與。所以對這種體制內的抵抗，不應只局限於黨派的角度，當時在滿洲國內局限於體制內抵抗的人們，不惜拋頭灑血，在日滿的血腥鎮壓下，以忘我的精神，頑強地從事著抗日活動。

這種體制內抵抗在歷史上具有重要意義，是使滿洲國成爲一個空中樓閣。因爲滿洲國雖然對學生進行所謂國家主義教育，但是滿洲國的各國立大學的優秀人才以及數量衆多的各級學校的學生反而擁有強烈的反滿抗日思想。滿洲國利用公費派往日本留學的學生，反滿抗日的民族主義思想反而更加高漲，他們回到滿洲國之後，不是致力於維護這一體制，反而是千方百計地從內部瓦解這一體制。

試圖瓦解滿洲國體制的不僅包括一般的學生，而且也有很多被滿洲國寄予厚望、用武力來保衛滿洲國體制的軍人，他們反而用他們手中的武器來打擊滿洲國勢力，由此也可以瞭解完全由日本扶植起來的所謂滿洲國，實際上其基礎甚爲薄弱。若從 1941 年「12.30 事件」後的日本反應來看，確實證明此一觀點，「該事件在滿洲國來說，是第一個具備好像是一種所謂思想事件的輪廓的事件。故從此種意義上說，普遍地引起了注意。對照該事件，回顧

131 《滿洲國史（分論）》，頁 651。



建國 10 年國政之進展，頗有感慨」，「事情是嚴重的，須認真以待，絕不允許片刻偷安」。<sup>132</sup>

體制內抵抗在歷史上具有的另一層意義，即雖然同樣是抗日運動，但東北地區的抗日運動同關內相比，其條件是更加艱難的。雖然華北、華中、華南等地也被日本攻陷，不過日本所佔領的只是點和線，廣大的面仍為中國游擊部隊所掌握，而且日本進駐不久，做不到嚴密的控制。但日本佔領東北十餘年，不僅擁有全面性的控制，而且深及各個階層。在東北地區活動的人，根本沒有租借地可資掩蔽，幾乎沒有游擊區可以退守，只有依賴他們自己的智慧、勇氣、生命與鮮血所建立起來的組織。隨著他們的組織越來越嚴密，越龐大，他們的應變力和戰鬥力也就越堅強越雄厚。不論在任何困難的情況下，他們都堅持抗戰信念，忍受各種艱苦，堅忍地支撐下去。<sup>133</sup> 他們靠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支撐著自己的生命，他們的犧牲與努力，對於滿洲國體制的崩潰，起了重大的作用。

---

132 滿洲國司法部，〈12.30 事件の概貌：關於重慶國民黨對滿洲國的策動〉（1944 年 6 月），轉引自同註 7，頁 379。

133 紀剛，同註 34，頁 132。



**Internal Resistance:  
Secret Anti-Japanese Movements under the  
Manzhou Government in Manchuri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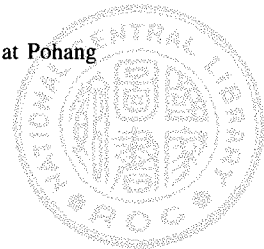
Sunyoung Park\*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ole of a previously ignored hidden component of the anti-Manzhou and Japanese resistance in Manchuria from 1931-45. This resistance came from all strata of Manchurian and Chinese society, including those Chinese living in Japan and permeated all levels of their respective societies—from the working class to powerful elites.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se people encompassed a distinct group in that they did not recognize the legitimacy of the Manzhou Government and offered neither open resistance nor open cooperation, but rather appeared to lead normal lives under Manzhou control. This hidden resistance organized secret anti-Manzhou and -Japanese activities with the purpose of undermining and ousting both powers.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is internal resistance this paper uses sources such as oral history from those who actively participated in it and its meetings, court confessions, and Guomin Party and Japanese official documents. This paper also attempts to ascertain the impact and effectiveness of those in the Guomin Party and other social elites in secret internal resistance activities, and to evaluate the influence of such activities on Manchurian society.

---

\* Sunyoung Park is a professor in the Division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at Poha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Pohang, Korea.



**Keywords:** Manzhou Government 滿洲國,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Zhen Yong She 真勇社 (Association of True Courage), Luo Dayu 羅大愚, Incident of December 30, 1941

